

MEIGU ZHI ZHAN

玫瑰之战

——中国女足悲喜录

李宝石 著



武汉出版社

玫瑰之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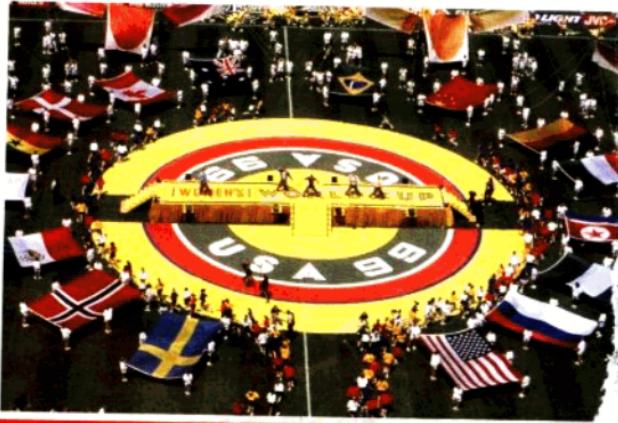
“一脱成名”的美国球员查尔顿

▲ 1999年，欢庆胜利的美国队。

●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是一位女足迷。



▼ 1999年女足世界杯开幕式



玫瑰之战



▲ 1999年世界杯中国女足主力阵容

● 为中国女足喝彩

▼ 2000年奥运会中国女足主力阵容





● 2000年奥运会美国队主力阵容



▼ 获得1999年世界杯季军的巴西队



● 2000年奥运会，中国队
最后一次出场。

● 2000年奥运会，孙雯在
与挪威队比赛中罚进点球后与队友庆祝。





◆中国队主教练马元安：“我们赢得起，也输得起！”



▲ 美国作家帕勒塞与中国女足的翻译卢婷在墨尔本板球场。



◆ 挪威队主教练休格莫和他的“得意之作”15号海于根斯。



◆ 美国队主教练海因里西斯踌躇满志！

梦想破灭的地方



根据李宝石的嘱托，要为这本书写个序，总觉得小小年纪就给别人写序可能要折寿了，但朋友之托不可负，也只有硬着头皮写下去了。

李宝石并没有给我看他的书稿，我只是知道内容与女足征战悉尼奥运会有关，对于女足，每一个人心里恐怕都有一份别样的感受。我有幸采访过亚特兰大奥运会和1999年女足世界杯赛，见证过一些对于女足姑娘们很特殊的历史时刻，和女足姑娘们的关系可以说是“半生不熟”，虽然接触不多，但是我知道她们有多么不容易，这些不容易已经被说得太多了，再说也没有什么新意了，其实再苦再累，只要是梦想实现了，姑娘们也就知足了，只可惜澳大利亚成为了她们梦想破灭的地方。

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和1999年世界杯赛的时候，我还可以冲锋陷阵在最前线，到了去年悉尼奥运会的时候，由于工作的安排，大部分时间里我只能呆在国际广播电视

中心里干活，竟然一个赛场都没有去过，我和观众一样，奥运会也不是真实的，而是在电视机里。我当时很羡慕负责采访女足比赛的李宝石和林晖，羡慕他们可以见证历史，甚至羡慕他们可以四处奔波，他们自己也开玩笑说，在悉尼、墨尔本和堪培拉之间的奔波就像是《足球之夜》记者在国内联赛出差一样。说实话，如果让我选择的话，在悉尼奥运会中我最愿意采访的还是女足赛事，因为在我的眼中，这届奥运会是这一批女足姑娘们实现夺取世界冠军梦想的最后时机了，请原谅我的悲观。在世界杯赛结束之后，我知道很多姑娘就已经把自己离开国家队的时间表定在这一届奥运会上。在小组赛与挪威队的最后一场比赛之前，我没想到中国女足会输，因此还在策划着把宝贵的采访机会留到她们到悉尼打决赛的时候，当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女足输掉历史性的机会时，我并没有表现出比报道中心里的其他同事更激动的神情，节目的压力逼迫着我要迅速放下心里的惆怅，因为从比赛结束到晚间专题节目《直通悉尼》开始不过4个小时，我要用我最擅长的电视手段把这一历史时刻浓缩再现出来。

当时心里好像有很多“酸词”要说，做节目似乎是要对姑娘们有一个交待，距离播出还有几十分钟的时候，李宝石和林晖把赛后的采访从墨尔本传了回来，我编完片子，坐到配音间里的时候，距离播出不过20分钟了。看着监视器里的一个又一个画面，我脑子里竟然是一片空白，不知道对着画面应该说些什么，盯着配音间的天花板，足足愣了有5分钟，我一直在提醒自己时间不多了，

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配音。平静下来之后，我打起精神迅速地把片子配完了，现在想起来说的话都很苍白无力。

节目播出结束后，在回驻地的车上，我心里充满了遗憾，因为我知道比赛之后的这个夜晚对于中国女足来讲将是极为特殊的，没能经历这样的夜晚比错过比赛还要令我遗憾。深夜一点多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一位女足国脚从驻地把电话打了过来，没说几句就哭了。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有耐心地劝慰着这位把我当作朋友的国脚，我只告诉她不要轻易放弃踢球，因为只有踢球才能最终改变她的命运。不一会儿，电话的另一端又传来了李宝石的声音，酒精已经让他微微地醉了，他告诉我，那一夜每个姑娘都哭了，在酒精的作用之下，很多人哭得更厉害了，也许在这里我不该再提起那个夜晚，那是很多人一辈子的伤痛，不愿意再去回首体味。第二天，女足姑娘们就踏上了归程，她们始终没能看到奥运会在悉尼的盛况，真觉得命运对她们有些不公，我们没有美国人那样潇洒，美国女足队员可以在比赛之前特意赶到悉尼去参加开幕式，体会奥运会的特殊时刻，不就是为了能打好比赛，实现梦想吗？可命运就是这么残酷，姑娘们的奥运之旅只能算是“路过悉尼”了。

啰啰嗦嗦地写了这么多废话，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记录下我这个关心女足的记者的一些小心情，大家要是想知道更多的事情就去细致地读读这本书吧。

可以没有完美的运动生涯，但是不能没有幸福的人生，祝福每一位女足姑娘幸福平安。

读这本书的理由



在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公众人物,也就意味着你基本上没有什么隐私可言,女足也不例外。

但,关于女足,我们确实还有许多不了解的内容……

2001年全国足球工作会议期间,负责女足工作的中国足协官员特意找到我,他说,至今女足超级联赛的冠名还没有落实,虽然没有这些赞助,中国足协也有能力举办比赛,可最终受损的还是参加比赛的队员和球队,她们本来就不怎么样的待遇有可能变得更糟,他希望我能够在节目里为女足呼吁一下。

对此我深表理解,帮忙是一定的,不过我也深知,呼吁不见得有什么效果。用我经常回答球迷的话就是:女足没有市场,很难引起商家的真正兴趣。即便她们在1999年拿到的是世界冠军,而不是亚军,这样的情况也不会有明显的好转。当时厂商的热情不过是想搭顺风车。

后来健力宝集团雪中送炭,算是解了燃眉之急。不

过,和IMG与中国足协一签5年的急迫以及赞助的慷慨相比,女足处境可见一斑。明年的中国女足还得为生计发愁。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女足确实太难了,尤其是中国女足。她们年复一年地生活在困顿和无奈之中。

请不要误会我的本意,当困顿和无奈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它们也许并不像你所想象的那样可怕。假如你还能有一点女足的豁达和乐观,你甚至可以无视它们的存在。

出于职业原因,大凡记者都会在女足取得成绩的时候,提给她们一个常规问题:和男足比较起来,你们不觉得不平衡吗?随后,我们期待着一个理想的答案:当然了,我们在世界大赛上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我们平时比男足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我们也有理由获得比他们更多的回报。可惜的是,这样的回答只存在于理想之中。在现实当中,你所能够听到的更多的回答只是简单的:不。

不要以为我们的女足是在作姿态。以我对女足的认识,我知道她们的回答是真实的。假如她们太在意待遇、收入和其他所谓的名望的话,她们也许不会选择足球。花季少女,本可以有更多的追求。

那么,她们为什么选择足球呢?答案非常简单:快乐。没有这种快乐,她们不会坚持到今天,没有了这种快乐,她们也不会把快乐真实地传递给我们。

足球属于男人,这是一个偏见。长期以来,我们固执地认为,足球只有男人才可以理解,无论是球员还是

球迷。

但为什么足球不可以属于女人，吸引女人呢？

她们同样喜欢在蓝天、白云、绿草和阳光之下追逐那只神奇的足球，她们同样能够真实地体会足球带给自己的满足和酣畅。所以，你看到的孙雯的笑脸是真诚而有感染力的，你看到的王丽平的喜极而泣是震撼和自然的。

她们本是一群普通的女孩，但是她们有着自己特殊的爱好，正是这些爱好让她们与众不同。

过去我们习惯于对女足的简单认同和理解，但是，我们真的了解她们吗？未必，至少对这个特殊的群体，我一直有很多的疑问和浓厚的兴趣。

比我更细心、更注意积累的是我的同事李宝石。经过2年多的积累，一本关于女足的书面世了。此刻，尊敬的读者，我和您一样，还没有阅读过它的正文，不过，就像前面我所说的那样，我们应该有很多理由，打开它，翻阅它，也许你将获得意外的发现。

目 录

- [i] 张 斌 梦想破灭的地方
- [iv] 刘建宏 读这本书的理由

- [1] 前 言 青春不再青山在
- [9] 第一章 一种墨尔本风情
- [51] 第二章 大碗盛满传奇与传奇
- [91] 第三章 希望在山上在楼上
- [128] 第四章 这 1/5 不属于 1/2
- [160] 第五章 前进——挪威——前进
- [189] 写在后面

前 言

青春不再青山在

当她们中的精英正在太平洋的彼岸把足球真正当成一种职业的时候,写作这本书的初衷似乎已变得尴尬而有失坚定。

中国女足和美国女足,在过去的几年当中,特别是从 1999 年女足世界杯到 2000 年奥运会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蕴涵了许多或大或小、或扣人心弦或只可意会的故事。但是,随着她们先后被斜刺里杀出的挪威姑娘所击败,种种的恩怨纠葛及胜败荣辱顿时沉寂在心灵的深处,“故事”也因此而变成了传奇。

作为中国体育在 20 世纪最后一个轰动全社会的重大事件的主体,“中国女足”这个名号在今天看来并不遥远,但是由于缺乏短期内指日可待的期盼目标,曾经拥有的无限华采已经深深地嵌在

② 玫瑰之战

了日复一日的平淡之中,就像她们被“华采”青睐到头上之前的那种状态一样。

当太平洋彼岸的对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职业化女足联赛的时候,中国女足正按照自己的轨迹在卧薪尝胆,对“东山再起”的痴迷绝不亚于当初对“一鸣惊人”的执著。

中国女足有 20 年的历史,10 年前我第一次接触中国女足,并且与女足队员们同在一个校园里生活了有几个月的时光。备战 1991 年首届女足世界杯赛的她们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多,除了她们队服的颜色红红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之外,在我看来,她们与普通运动员并无二致。

虽然那之后的几个月里,她们便被赋予了中国足球“夙兴夜寐”的神圣使命,但是我对她们以及她们所从事的事业了解得并不深入。在指望她们把女足世界杯留在中国的声势浩大的浪潮中,我也怀着和成千上万球迷朋友们一样的心情加入其中。我对她们的对手一点都不了解,但是却盲目而坚定地相信她们一定会马到成功!广州的“天河体育场倾斜了”!用“倾斜”这个词来形容足球场始见于 1985 年的“5·19”男足失败,当时看到这个词的时候还觉得用得巧妙而有意境,但是当 1991 年再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却并不喜欢。因为在看过了全部的比赛之后,我知道中国女足的落败并不是因为一场球赛的倾斜,而是因为从一开始就有个倾斜的心态。

当时,中国女足的主教练商瑞华在 0 比 1 输给瑞典队之后泪流满面,颇有以泪“谢罪”的意思,压力之大可见一斑。事隔 8 年之后,当他再次谈起自己的那段岁月时,仍然忍不住泪水涟涟……

1991 年在中国举办的女足世界杯赛让中国女足遭受了重大打击,以至于人们对 4 年之后的第二届女足世界杯赛缺乏足够的热情予以关注。有趣的是,在没有太大压力的时候,中国女足却表

现出了一定的水平，第四名的成绩虽然只比前一届前进了一位，但是这支队在世界足坛的地位却有了名分上的不同，国人对她们的评价也随之起了变化。

1996年的奥运会银牌让她们第一次尝到了倍受关注的滋味，她们拉着一面五星红旗庆祝胜利的画面也让无数国人备受鼓舞。中国女足在中国体育界的地位从此变得重要起来。而更重要的是，那届奥运会标志着中美女足之间在重大赛事上相互争霸的开始。

1999年夏，在飞驰着的火车上，当车厢里因为无所事事而惯常于闲聊的旅客们把正在进行的第三届女足世界杯当作谈资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见那届杯赛在中国被关注的程度……

那之后发生的事情被媒体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和强度进行了报道，在一切都被烘托得热热闹闹甚至高高在上之后，附带着给予她们的是接下来另一场大战的空前重压……

在尖利刺耳的哨音响过的那个堪培拉午夜，我无言以对她们的汨汨悲情。但是，我很想对她们说点什么，哪怕一句也好！

于是，我苦思冥想……

于是，我搜肠刮肚找出7个字……

是的！“青春不再青山在”——这就是我要对她们说的话！一句足以吗？！

当它在我心头蓦然而起的时候，她们早已回国，我正在观看一场没有她们参加的悉尼奥运会女足决赛。

那场比赛与一个中国人似乎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却满怀了瓜葛种种，甚至还抱定了坐山观虎斗、等待借刀杀人、准备幸灾乐祸的“卑劣”念头。

英姿勃发到最后的，是我们的“旧恨”与我们的“新仇”。在我的那个“卑劣”念头里面，“旧恨”似乎尤其可恨，它因此遭受了莫名

④ 玫瑰之战

的诅咒，“新仇”因此而成为被借之“刀”。

当另一种悲情开始汨汨流淌的时候，我全无辜灾乐祸的快乐，因为那“诅咒”先于此被破解、先于此被抛弃。我为之动容，我萌生敬意，改变我的，是“旧恨”不凡的自信、欲望、气度以及霉运。

我也为“新仇”动容，我也向“新仇”致敬，因为她们一意孤行，因为她们雄霸天下，因为她们酣畅淋漓，因为她们好运当头。

中国的她们说：“这就是‘命’！”

美国的她们说：“这就是‘生活’！”

挪威的她们说：“这就是‘梦’！”

我说：“这就是‘青山’！”

她们之间盘根错节的瓜葛与纠纷及敌对，在短短的不到9年的时间里，争霸的大战不过是三届世界杯和两届奥运会，竟能有如此丰富多彩的大喜大悲、光荣、挫折、骄傲以及蓄敛，实在是难能可贵！在我看来，这就是“青山”！

透过她们的泪容以及她们的笑颜，我把这“青山”理解为“仇恨”——可敬可畏可爱的仇恨，此河东彼河西的仇恨。她们共同拥有了它，那么下一次化解恩仇的巅峰之作就会更加跌宕起伏更加波光粼粼。

我也没有为自己那个“卑劣”的念头而惭愧，因为我所有的芥蒂都缘于正在场上的她们对打道回府的她们的所作所为。那样的“仇”和那样的“恨”都理所应当，都光明磊落，都缘于对中国女足的爱！

我还看到看台上有许多抱着五星红旗的中国人，他们摊开手里的门票说：“这票是早就买了的，想着中国女足肯定能进决赛才买的……！”

我把这样的苦涩、无奈和失落视作她们的“青山”，因为它还包含着信任、爱戴和期盼！

当她们和奥运会的金牌选手、银牌选手一起在“西部行”活动中扭秧歌的时候，她们内心深处有那么一种感觉你不必问。但是，并不是所有一无所获的人都有资格参加那样的活动。在 2000 年岁末由各个单位分头组织的“中国十佳运动员”评选中，在奥运会上一无所获的孙雯超越了很多奥运金牌选手赫然在榜，并且排在不少金牌选手的前面。

这应该是人心所向，是影响所在！我把这样的人心、这样影响视作她们的“青山”。

孙雯在出征悉尼奥运会之前曾略带无奈但是很坚定地说：“我们常常有孤军奋战的感觉……即使是在获得荣誉的时候，或者说在被大家关注的时候，我们内心其实也明白，中国女足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孤军奋战。”

在她们战败的时候，在她们失去荣誉的时候，我想说：“她们并不是孤军奋战！”因为有人、有很多人在为她们感伤、为她们流泪，那是她们落难之际萍水相逢者的伤心与动容、牵挂与关爱——那就是她们的“青山”！

在那个尖利哨音响过的堪培拉午夜，在马元安即时的感慨中，他曾对她们说：“你们都听着，结婚时可别忘了请我喝喜酒！”

之后，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他的消息，在读到“他把自己关在家里，看雅凯的自传……”时，我的心立刻被紧紧地揪住，比他在那个无限悲情的午夜所给予我的触动还要深刻……

因为我知道雅凯的自传有一个很感动人的书名——《一生只为那颗星》……

“星”是冠军的标志！巴西男足的队服上有四颗星，意大利男足的队服上有三颗星，阿根廷男足的队服上有两颗星，法国男足的队服上有一颗星——这一颗星是雅凯苦其一生所追寻的目标！1998 年在他 57 岁的时候终于求索成功，他说那是“我的生命